
寶鏡三昧的正偏五位與唯識合參

文 / 黃高証

前言：中華文化與未來的唯識

中國夢是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」。所謂復興，就是要重現過去的輝煌時代。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，有明文記載且普遍公認的輝煌時代有三：

一、西漢盛世，從漢文帝即位（西元前一八〇年）到漢宣帝去世（西元前四九年），持續一百三十年。由文景之治到漢武帝建立大一統帝國，再到漢宣帝收服了蒙古草原的遊牧帝國，並統治了中亞各國，成為華夷共主。在當時的世界上，漢朝文明的興盛，只有西方的羅馬帝國可與之匹敵。但羅馬帝國對佔領地只有武攻沒有文治，所以當漢朝及羅馬帝國垮台以後，羅馬的拉丁語與文化走入歷史，漢字、漢語和漢學則延續了下來。

二、唐朝盛世：從唐太宗即位（六二七年）到唐玄宗開元年間（七四一年），持續一百一十多年，大唐不只建立了一個統一東亞區與中亞遊牧區的大帝國。且持

續進行中印精神文明交融，在佛教中出現了華嚴祖師杜順、唯識祖師玄奘、達摩祖師的第五代傳承者六祖惠能，之後又有馬祖道一等大禪師橫空出世，造就中華文化的黃金時代，鄰國紛紛派遣留學生、留學僧來學習中華文化。當時，唐王朝與阿拉伯帝國並列為世界超級強國。後來，兩國都盛極而衰，阿拉伯帝國和其文化分崩離析，但在唐朝興起的唯識和禪文化，持續在歷史演變中不斷開花結果。

三、清初盛世：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任皇帝在位的時期，從一六六二年到一七九五年，持續一百三十多年。大約同一時期，伊莉莎白一世統治的大英帝國縱橫大洋，西方傳教士紛紛到世界各地蓋教堂傳教。後來大英帝國與大清王朝世紀對決，清王朝不敵，因此走下歷史舞台。

由上可知，文化是民族延續的命脈，文化昌盛則人心安定，文化傾頹則民心渙散。而中華優秀文化中最具代表者，除了在亂世中孕育出的儒家與道家文化以外，還有在盛世中綻放的唯識與禪文化。唯識學指出了人類動亂的根源與解脫的方法；禪則直指人心，參悟一切存在的本來面目，二者殊途同歸，都是中華精神文明的瑰寶。

然自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（一八三九-一九四五），神州大地在列強瓜分下，中華民族首次面臨生死存亡之際，文化的自信幾乎被船堅砲利的西洋文化全面擊垮。好不容易拖到了日本投降，但內戰隨之又起，舉國無寧日，路有凍死骨，文化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。

民國四十四年（一九五五年），南太老師懷瑾先生有鑑於世局動盪，邪說橫行，世人無法分辨正宗禪門心法，遂特出版《禪海蠹測》，在自序中指出當時已是「魔言鼎沸、正法衰微」，該書封底印著幾個豎排的大字：

「為保衛民族文化而戰！」

這是因為當時國內有胡適以理性主義者自居，從歷史考據角度入手，推崇神會為正統，污蔑禪宗歷史多為捏造；國外有號稱「世界禪者」的日本鈴木大拙，從思想的面向來談禪，提倡禪乃非邏輯、非理性的。兩位名人於一九四九年在夏威夷大學東西哲學會議上大打論戰，傳遍國際。但兩人論點皆以偏概全、似是而非，反使禪門蒙塵，幾欲斷絕。太老師為正視聽，故在《禪海蠹測》一書中，以不指名方式大大批判了二人的錯見，力陳中華禪風不容濫竽充數。

後來虛雲老和尚、袁煥仙先生相繼圓寂，時輪劫濁，大陸出

現十年文革自殘，禪門心燈險遭鬥爭狂風吹滅，是以《禪海蠡測》又有了再版（一九七三年），同時極力於禪宗文化的振興。

民國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年）吾師張公尚德先生於南公懷瑾先生的禪七中悟道，內觸妙樂，常光現前。經過南太老師將近六年的日夜調教後，囑其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，弘揚唯識與禪。

自此，張老師筭路藍縷，先後在台灣創辦達摩書院、中華唯識學會，在湖南興設湘潭道南書院，並協助推動大陸改革開放、兩岸辜汪會談、建設文化鐵路。在文化推廣方面，張老師數十年來固定在達摩書院與道南書院，主持七日禪修，接引海內外道友，不計其數。首開風氣之先，以禪門證量解釋玄奘大師的唯識正法，出版《唯識新引》大系，推翻過去歷史上的諸多錯解，揭示「沒有空與體」。二〇一四年應緬甸僧王邀請，到千年佛教古城蒲甘，對中國、印度、緬甸等國的宗教文化領導人，發表主題演講「人類新希望」，呼籲人類化干戈為玉帛，真正走向唯識與禪的境界，也就是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大同世界。該演講集已於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道南書院新禪堂啟用日，正式出版。

今年新春，中華唯識學會第五屆理事長蔡宗儒教授與秘書長侯天儀老師新上任，又逢南太老師懷瑾先生百年誕

辰，故特創辦此期刊，以景念太老師百年專輯為創刊號。

筆者以為，未來唯識學的發展，必然是上承五千年精神文明，中通世界各國精華文化，下啟兆民宇宙和諧永續之道。故拋磚引玉，以〈寶鏡三昧的正偏五位與唯識合參〉一文，把洞山禪與唯識、周易參同契做一會通，希望天下有志之士，共同將這一盞傳承千年的文化心燈，薪火相傳，使中華文化大明於十方。

正文

寶鏡三昧是曹洞宗的重要心法，由開山祖師瑞州洞山良价（以下簡稱洞山）所傳。當時在禪門人物中，和洞山祖師同一輩份的，有為仰宗祖師仰山慧寂、臨濟宗祖師臨濟義玄、德山棒的德山宣鑒、船子誠的傳人夾山善會，以及同在瑞州且威震一方的末山尼等大禪師，全國禪風鼎盛。禪是高貴中的高貴，在那個棒喝交馳的年代，有誰不想超佛越祖。洞山有鑒於魚龍混雜，似是而非，故不得不立此正偏五位作為修證的總綱與勘驗之方便，其中融合了易經、丹道、唯識、華嚴與禪於一爐，所以在禪門五宗（為仰、臨濟、曹洞、法眼、雲門）裡獨樹一幟，以綿密著稱，流傳至今。

筆者於二〇〇九年底，曾隨吾師張公尚德先生前往太湖

大學堂拜見南太老師懷瑾先生，適逢太老師於晚餐後鍾示曹洞宗意旨，故有幸恭聞「寶鏡三昧」聖號。其時太老師還安排我去向一些小學生講一堂「太空黑洞」的科普課，並囑咐「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」，然後賜名「高証」。今值中華唯識學會舉辦南太老師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，特以寶鏡三昧與唯識為題，管窺其正偏五位家風。

洞山當年在雲巖曇晟禪師座下，得印寶鏡三昧。後來洞山再秘付給曹山本寂，親授〈寶鏡三昧歌〉^[1]。〈寶鏡三昧歌〉不但繼承了祖師爺石頭希遷名著《參同契》的精神，且融匯了道家魏伯陽的《參同契》之內涵，寓意深遠。

〈寶鏡三昧歌〉說：

「重離六爻、偏正回互、疊而為三、變盡成五」

離卦在《易經》系統中，代表的是火光、動能。而人的身體中，心臟晝夜不停跳動，心念也是不斷躍遷，因此《易經》常常以離卦代表人心。在六十四卦中，任何一正卦都可透過錯、綜、互、變，與其他六十三卦相呼應。至於洞山祖師為何特別提出離卦來，筆者以為有這幾重意義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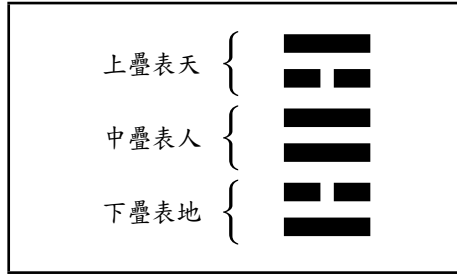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表火候，《易經》以離卦為火，故此處用來表明三昧真火的火候，也就是要如何達到「真空性火，性火真空」。

二、表心王，《參同契》、《黃帝內經》也以離卦表心，代表君王，魏伯陽的《參同契》一開始就講〈御政〉，既然以心為王，王正則政御，所以這裡也就是講正心的道理。太老師說：「心君泰然，寂然不動。這一步是〈御政〉的要點，是入手的工夫。」[2]

三、表回互，陰陽二爻交替回互。始於陽（初爻）且終於陽（末爻）者，在六十四卦中，以離卦最具代表。

所謂「偏正回互、疊而為三」，是以陰爻為偏，陽爻為正。將離卦的六爻分為三疊，上疊表天，中疊表人，下疊表地，透過一陰一陽的兩兩互變，即所謂「疊而為三」。另外，《易經》以奇數位一、三、五為陽位，偶數位二、四、六為陰位。表列如下：

上疊表天	第六爻	陽爻	陰位
	第五爻	陰爻	陽位
中疊表人	第四爻	陽爻	陰位
	第三爻	陽爻	陽位
下疊表地	第二爻	陰爻	陰位
	初爻	陽爻	陽位



所謂「變盡成五」是曹洞宗方便設立的五個階段。洞山由此開展出正偏五位，分別是正中偏、偏中正、正中來、兼中至、兼中到。有詩如下：

正中偏：

三更初夜月明前，莫怪相逢不相識，隱隱猶懷舊日嫌。

偏中正：

失曉老婆逢古鏡，分明覲面別無真，休更迷頭猶認影。

正中來：

無中有路隔塵埃，但能不觸當今諱，也勝前朝斷舌才。

兼中至：

兩刃交鋒不須避，好手猶如火裡蓮，宛然自有沖天志。

兼中到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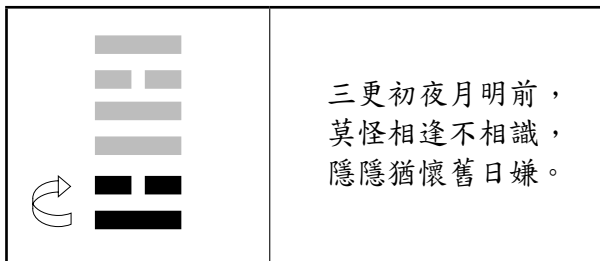
不落有無誰敢和？人人盡欲出常流，折合還歸炭裏坐。

繼此之後，洞山又拈出功勳五位，其弟子曹山作君臣五位，石霜則提出王子五位等等，都是大同小異。只要了解了〈寶鏡三昧歌〉中離卦所象徵的層次，其它皆可觸類旁通。

離卦六爻中，第二爻和第五爻為陰爻，其它為陽爻。此六爻代表的意思很多，筆者試以唯識學的方式來對應解釋之，則第二爻可代表後天的分別障惑，第五爻可代表先天的俱生障惑，或者說，第二爻象徵見所斷惑，第五爻象徵修所斷惑。內文中將以印度世親菩薩說的唯識果位來對照正偏五位，盼讀者們皆能會心以忘形，切莫刻舟而求劍。

接著分別略解正偏五位如下。

一、正中偏



從卦象上看，初爻為陽，代表正理；二爻為陰，代表有所偏向或偏頗、偏執。陰爻在陽爻之上，表示陰氣凌駕於陽氣

之上，故初正後偏，為正中偏。

詩偈的三更指子時，此詩大意是：在剛進入子時的時候，有月亮光明現前。不應責怪為何相逢而不相識，只因為心中還有往昔的雜染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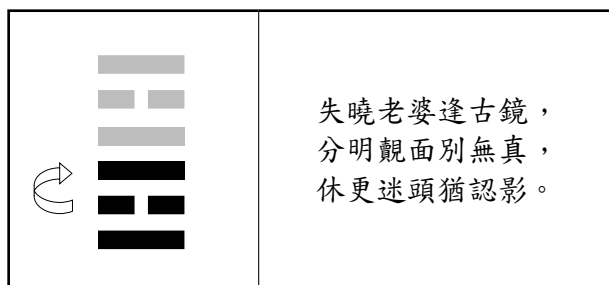
這意味著理上剛剛發菩提心，想步入正軌，但實行時有偏，不夠全面：之所以有偏，是因為自己還做不了主。此指行者初步了解到佛法殊勝，猶如在無明暗夜中看到一分光明，但是由於受到過去濃厚的業習（人我是非的嫌隙）所牽扯，很容易對真相、實相，視而不見。若因情緒爆發、或為欲樂所牽、或為生計所逼、或為家庭所需、或想要太多，以致世法與出世法的追求二者無法協調，便會忽左忽右，甚至精神分裂，難以向前。

如果依魏伯陽的《參同契》來解讀，「三更初夜月明前」是以離卦中的陰爻，為月亮之精華。子時就是一陽初動之時，子時的月光可比喻煉精化氣時的小周天光明，也就是水火互藏，坎離會合，身心休息到極點，生命動能在「活子時」一陽初動。《參同契闡幽》說：「此時當溫養潛龍，勿可輕用。」這是因為陽氣初發，還沒有穩固，所以在靜定中如果出現月相盈虧的境界，代表了氣血之變化。

南太老師說：「所謂小周天是月亮之出沒，就是我們修到身體氣脈一部分一部分轉通了。轉通了以後，到達什麼程度呢？像十五的月亮一樣明，而且晝夜長明。」[2]

當明月在靜謐的子時初現，光明猶弱，用唯識學來解釋，就是煩惱障與所知障都還在，遮蔽了自性光明。這是因為行者仍被現象界的生滅表相所困，不知道萬法唯識所現，自己不但做不了主，而且又放心不下，所以說：「隱隱猶懷舊日嫌」，即使偶然遇到什麼好的境界，也是擦肩而過，相逢而不相識。此時只能先累積福德與智慧的資糧，才能使心中的月亮，在烏雲密布的三更夜晚再次升起。這個階段相當於唯識五位的「資糧位」。

二、偏中正



偏中正者，由個別事相（偏）而悟入正道。從卦象上看，陰爻升往陽爻，詩中的「老婆子」代表老陰，陰極而陽

生，開始從離卦三疊的下疊（表地）透出，進到中疊。就像《參同契闡幽》說：「直到陽光透出地上，方纔大明中天。」假如身心寒濕太重，便會影響到陽氣的透發。

詩偈的「失曉」是指起身太晚，不知天色已亮。本偈大意是：睡過頭的老婆子一覺醒來，才發現豔陽已經高照。她不再迷物為己，而是可以從古鏡中看到自己本來面目的投影（有頭有臉）。但是鏡子所反映出來的畢竟只是影像，不是真正的本來面目，所以不應迷戀，還要打破明鏡來相見。

洞山語錄記載，洞山以前曾向弟子舉過一個比喻，說有位八十歲老婆子嫁給三歲小孩^[3]，此喻的原型應與《參同契》有關。在魏伯陽《參同契》中也有個黃婆與嬰兒的比喻。黃婆的「黃」，是表五行的中央黃土。當人快要達到輕安時，身中水火二用必然歸到中土，這在《參同契》裡面代表了「真意」。太老師說：

「黃婆是指真意，嬰兒是比喻本性。」

「中土就是剛才講的真意。一念不生的時候，濁氣下降，清氣上升，頭頂清涼。」^[2]

所謂真意，就是沒有雜念妄想。假如一有雜念妄想，便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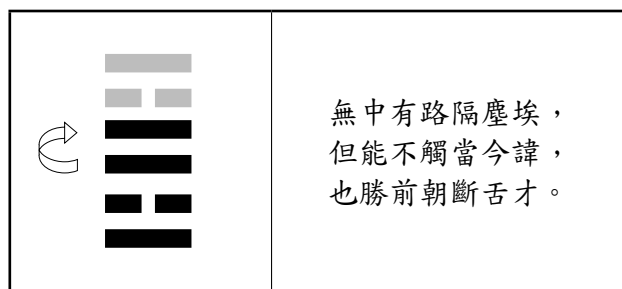
了假意。當行者達到清明覺照、沒有雜念時，不能把直觀的相似影象當做真實。因此洞山引用了《楞嚴經》「迷頭認影」的典故，這典故是說有位狂者叫演若達多，在鏡子看到自己面目影像清秀而歡喜，又因看不到自己實際面目而發狂奔走。

要注意的是，不管看到或經歷到什麼殊勝或怖畏的境界，都可看成是文法中的受詞，而不是主詞（無論什麼語言，一個句子在文法中通常會包含了主詞、動詞和受詞）。參禪是要超越受詞、動詞，才能不著相，找到萬象背後的主詞。就像有人念佛，佛是受詞，念是動詞，參「念佛是誰」的話頭，便是要找出主詞。話說回來，此時「偏中正」的鏡中影像只是受詞，本身無法起用。所以說不能迷頭認影。其次，有受者必然有主者與之對應，如能進一步親證「一切法無主無受」的時候，便進入第三階段「正中來」。

若依魏伯陽的《參同契》來解讀，此境界是煉氣化神的大周天，從第二爻陰爻的槁木死灰中拔地而起，在乾坤二氣交化之後出現大光明，故以太陽來比喻之。太老師說：「『從坤爐升入乾鼎』，從下面上升，到頭頂這裡打開了，中脈通了，升到『乾鼎』。佛像頭頂上的一塊紅色就代表這個，『升入乾鼎，方得凝而成丹』，叫做『乾坤交』。」[2]

這樣的功夫境界，在佛法上屬於四加行（煖、頂、忍、世界第一法）。也就是可以與天地淨氣相往來，漸漸伏除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障與所知障，但此時還是以有所得之心，著相修有為法，沒有盡斷世間的得失有無，故未證到勝義諦，唯識學將此階段稱之為「加行位」。

三、正中來



從卦象上看，正中來，是由第三爻升到第四爻，二爻處在全卦的正中位置，且同為陽爻。此時還沒有碰到第五爻陰爻，第五爻代表當朝君上之位，今為陰氣所占，好在此時尚未接觸，故說「不觸當今諱」。

詩偈的大意是：無中有路，是「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」的無路之路，這時身心讓位，六根六塵通通銷落，豁然開朗，證到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。」如果能保任下去，不沉空或執有，便處在不可思議的空性境界中。否

則，執相為愚，執空為癡，再怎麼樣的巧舌如簧，耍嘴皮子，把舌頭都說斷了，與此不可說的證量相比，只不過像太空中的一粒灰塵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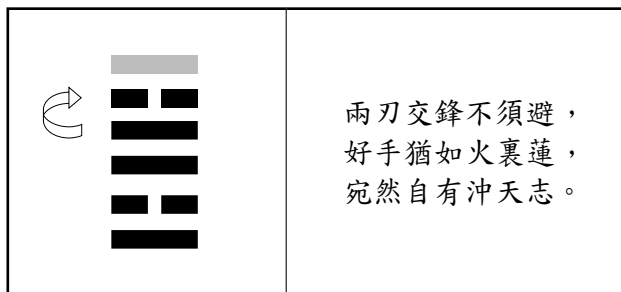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早年洞山去向瀉山求法時，瀉山已告訴他：「父母所生的口舌，終究無法為你說明白。」後來洞山祖師坐化前也留偈說：「學者恒沙無一悟，過在尋他舌頭路，欲得忘形泯蹤跡，努力殷勤空裏步。」因為一切存在的本身是不需說、不可說、不能說、不必說的。當下即是，盡在不言中，說個什麼？

若依魏伯陽的《參同契》來解讀，此階段是煉神還虛，又無虛可得的「了性」成就。太老師說：

「人若不知本來真性，末後何歸？也是枉然。了性是末後大事，在道家講了性是什麼呢？……粉碎虛空！虛空都要打破，所謂『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』，這個時候就了性。」

這可對應到唯識五位的「見道位」，由於空性的力量，知道身心都是假的，自然超越了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障與所知障（第二爻）。若能不忘初心，行菩薩道者，便是初地的歡喜地菩薩了。

四、兼中至



從卦理上看，雖然跟正中偏一樣，陰氣再度凌駕於陽氣之上，但相對而言，「正中偏」是為了離苦得樂而入道，屬於「荊棘叢中下足易」；如今的兼中至，則是「月明簾下轉身難」，要悟後起修，重返苦海度眾，所以說「兩刃交鋒不須避」。卦象上亦顯示，由第四爻升到第五爻，第四（陽爻陰位）和第五（陰爻陽位）都具有陰陽之爻相或爻位，故稱之為「兼」。陰陽交互易位，故比喻為「兩刃交鋒」。又由於第四爻沖上第五爻，第五爻屬於三疊中的上疊（表天），故稱其為「沖天志」。

詩偈的大意是講菩薩在槍林彈雨中的慈悲與承擔。兼，又指理和事都兼顧。「至」字是「到」字的左半邊，代表已經到了一半，還要繼續往第五「兼中到」努力。

兼中至是正中來的進一步，從實際理地不著一塵，進到萬行門中不捨一法，開始幫助苦難眾生得解脫。但眾生的貪

瞋癡總在把別人搞死的同時，也把自己搞死。那麼處於陰陽二爻交鋒之間，如何迴旋有餘呢？只要能深入了解到自己的貪瞋癡，自然也就能了解到別人的貪瞋癡。接著是修六波羅蜜（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），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。其實就是犧牲自我的成就，奉獻畢生身家與血淚。這種向上一路的個中滋味，冷暖自知，非千聖可以傳也。即使在最後事與願違的情況，也能夠定心把業力的火焰化為清淨的紅蓮，那才是能夠超越自己先天業習的人物。因為體驗到一切如夢如幻，所以兩刃交鋒才不須避啊！

所謂「沖天志」，文義上是指壯志凌雲，不向如來行處行，在卦義上第五爻已經跳出了離卦三疊中的人疊，成了人上人，隱含著意生身的成就。

太老師是這麼說「意生身」的：「『赤子從坤爐中，躍然而出，上升乾鼎』，……從我們那個混混沌沌的坤爐，也可以說從丹田開始一直上來，『躍然而出』，向上衝上來，等於嬰兒長大。……這個是實際的工夫，你說它無形無相，又是有形有相。」[2] 這是講意生身既可以散而為氣，又可以聚而成形。

但意生身也有程度的不同。《楞伽經》將其分為三類 [4]：

（一）由第三發光地到第七地的菩薩，證到三昧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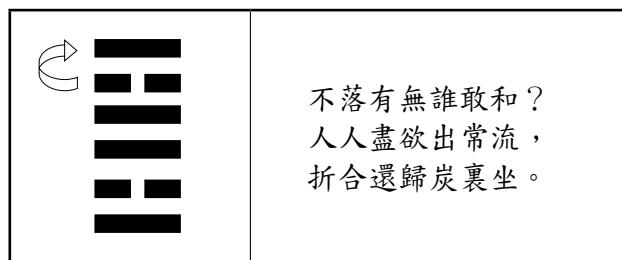
正受意生身；

(二) 到了第八不動地，離了心意識，得無生法忍，證到覺法自性性意生身，可以往來一切佛國；

(三) 最後是通透一切佛法，成就無作妙力的意生身，也就是可以隨緣普現，不假造作。

兼中至相當於唯識五位的修道位，是指初地以上的菩薩，遠離了主觀的能取心與客觀的所取境，再不斷修習，可以能所雙亡，超越與生俱來的煩惱障、所知障，並轉煩惱障成大涅槃，寂靜莊嚴；轉所知障成大菩提，正等正覺。

五、兼中到



從卦象上看，第五爻為陰爻陽位，第六爻是陽爻陰位，也是兼有陰陽，故名為「兼」。兼中到是指自覺與覺他都已究竟圓滿。第六爻是陽爻住陰位。意指純陽居陰地，故比喻為「還歸炭裏坐」。

詩偈的大意是指在我空和法空中，踏破毗盧頂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，那還有誰能與之爭鋒或唱和呢？雖然人人都自命不凡，想要超凡脫俗，高人一等。但事實上，本地風光無修無證，甚是平凡。從前總想的什麼入世或入山之事，現在看來猶如昨夢。此時「折合還歸炭裏坐」，是講在和光同塵中恆順眾生，在恆順眾生中常樂我淨，在常樂我淨中和光同塵，唯識學中稱之為「究竟位」。也就是雖知無佛可成，無眾生可度，卻又徧住在每一位眾生的內心深處，達到心、佛、眾生等無差別。

每當眾生在人性的鑊湯爐炭中死去活來的時候，只要回心返觀，祂就像心中的寶鏡明燈，常住在每位眾生的佛性中，可是眾生日用而不覺，真乃度盡一切眾生，而實無眾生得度者。

如此的「兼中到」，筆者謹改編一首小詩〈見或不見〉，以比擬之，並藉此禮讚南太老師百歲華誕：

不管是信佛，或者不信佛，

祂都在那裡，

不來·不去；

不管是修道，或者不修道，

祂都在那裡，

不生·不滅；
不管是清淨，或者不清淨，
祂都在那裡，
不垢·不淨；
不管是見性，或者不見性，
祂都在那裡，
不增·不減；
驀然回首，彼此相遇，
或者
一去不回，依然相隨。
盡虛空·遍法界，
法界·緣起、
緣起·性空、
無緣·大慈、
同體·大悲……

結論

「兼中到」代表寶鏡三昧的圓滿，而事實上是自性本來圓滿，既然本來圓滿，也就沒有什麼正偏不正偏了，所以五位即是一位，一位也了不可得。真正遍一切一位又超越一位

的寶鏡三昧，印證了石頭希遷禪師在《參同契》說的「回互不回互」。石頭路滑，無可立錐，何況六爻，指月而已。筆者畫蛇添足，試解如下：

回互者，法界是我，我是法界，捨己為眾也；

不回互者，法界非我，我非法界，功成不居乎。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南懷瑾先生，《洞山指月》。
- [2] 南懷瑾先生，《我說參同契》。
- [3] 《洞山悟本禪師語錄》。
- [4] 南懷瑾先生，《楞伽大義今釋》。

尚德讀後：

一、中華民族定能：海晏河清。

二、中國人文學問的精華很多，原始道家、原始儒家，都離不開《易經》。《易經》的結論是：

絜靜精微

《易經》說八八六十四卦，從佛法的《華嚴經》來

看，無一事一物不為卦。深透華嚴哲學的方東美老師，有一篇極重要的論文：〈易經的邏輯問題〉。

三、唯識學在人類知識的文獻中，最大的貢獻有幾點：

(一)解釋了存在的起始：阿陀那識甚深細，一切種子如瀑流。

(二)說人的存在與投胎，是由眾生的煩惱無明而起的，除非是菩薩度眾投胎，無人不在煩惱中。

(三)唯識把人的煩惱與清淨，說得好清楚。中國人文精華文化，有大成就的人物極多。實際上，孔子、老子、墨子……，都是大禪師也。睽諸以往，每位大禪師的成就，都是和唯識的知識與經驗結合在一起的。中國禪的始祖達摩大師，來到中國所展示的風範和成就，就是一個好例子。

黃高証博士沉潛於禪與唯識的參究，寫就〈寶鏡三昧的正偏五位與唯識合參〉一文，且將《易經》與唯識相照應，可謂開風氣之先，難得也。

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

二〇一八年二月二日